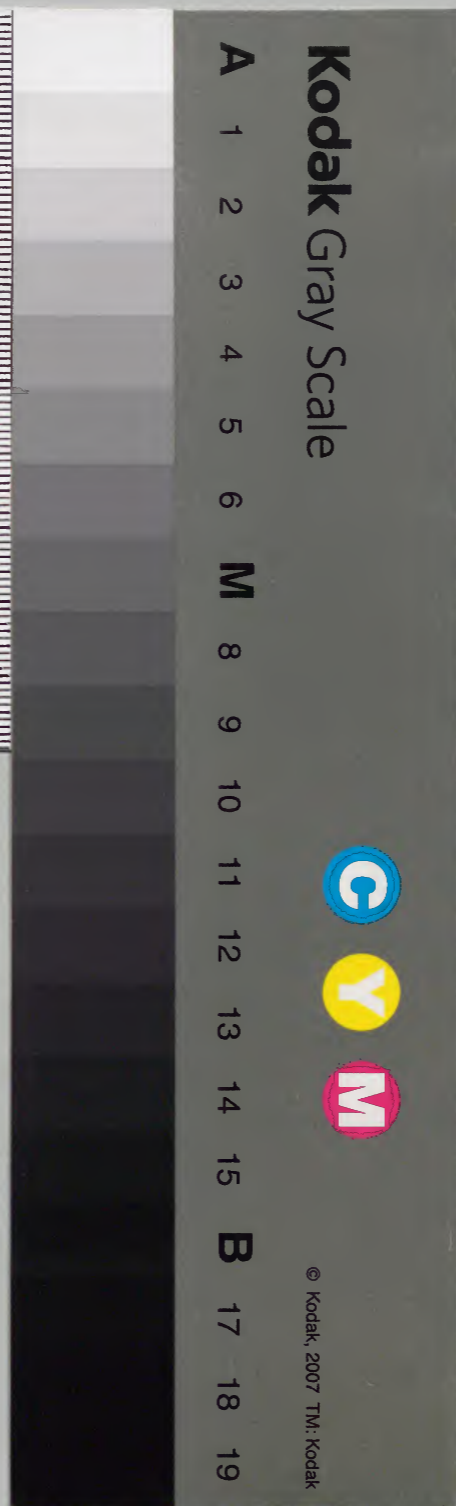


史記

卷八十四之九十四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836 |
| 冊數 | 500 (16) |
| 函號 | 圖 10 1 |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三十四又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

屈為卿因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

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

嫺音閑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

藁 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制憲令之未定上官大夫

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者猶離憂也夫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

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

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

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

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

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

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

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

也又他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

滓者也徐廣曰皜踈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並如字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

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

虜楚將屈匄

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

遂取楚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年秦敗屈匄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

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曰昧莫暮反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

徐廣曰三十年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

二

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名橫

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

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

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

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

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感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

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

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隱曰張璠亦易象曰求王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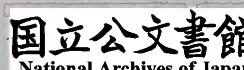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

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

濁而



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聚

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命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

日已王逸曰蒙垢蔽受物之汶汶者乎索隱曰汶汶寧

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

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其辭曰陶陶孟

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

求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兮索隱眇兮窈窕徐

眇音瞬窈音烏鳥反孔靜幽墨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

之鞠野甚清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

也撫情効志兮俛訕以自抑刑方以爲園兮常度未替

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削方木欲以爲易初

本由兮君子所鄙正義曰本常也鄙耻也言人遭世不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

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內直質重

今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巧匠不

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朦謂之不章正逸曰玄

也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

也田帝反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索隱曰鳳凰在笈

盼也

今雞雉翔舞

徐廣曰斂一作郊駟案王逸曰斂籠落也

籬之相籠絡也

同糶玉石今一槩而相量

王逸曰恕夫

黨人之鄙妬今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

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

任重載盛今陷滯而不濟

王逸曰言

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今窮不得余

所示

王逸曰示語也

邑犬羣吠今吠所怪也誹俊疑桀今固庸

態也

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

文質踈內

今衆不知吾之異采

徐廣曰異一作奧駟

材樸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今謹厚以為豐

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王逸曰悟逢也

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

索隱曰楚詞作

湯禹父

遠今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今抑心而自彊離昏而不

遷今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象法也

進路北次兮

正義曰北次將就

日昧

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

隱曰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

亂曰

索隱曰王師敬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

撮其要而重

浩浩沅湘兮

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

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

分流汨兮

王逸曰汨流也

脩路幽拂兮

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

道遠忽兮會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

吾知今人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謂猶說也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王逸曰程量也

人生有命今各有所錯今王逸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今索隱曰楚詞會傷爰哀永嘆喟今王逸曰世溷不吾

知心不可謂今知死不可讓今願勿愛今明以告君子

今吾將以為類今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

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

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

以徐裴鄒三家皆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

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

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

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

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

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

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

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為官名悉更秦

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

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

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馬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日雒陽之人年少初學

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

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為衛是吳芮之玄孫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

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賈生既辭往行聞長

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華反韋昭曰謫謫也。索隱曰

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

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

外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索隱曰關音天騰反茸音而隴反字林云關茸不肖之人

也賢聖逆喪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喪不肖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

也易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兩

人隨下隨夷伯夷莫邪為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

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干將劍名也頓讀為鈍鈇刀為鈇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鈇謂利

○索隱曰鈇者錫也鈇利也音織言其暗惑也于嗟墨墨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墨墨不

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甗

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莞莞轉也康空也○索隱曰幹音烏活反甗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

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正義曰罷音皮驢垂兩耳今服鹽車索隱曰

國策曰夫驢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

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雜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宜也重宣其

意周成解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其作壹鬱亦通

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而驪龍額下故云徐廣曰泐潛泐深潛兮自珍徐廣曰泐潛彌融燿

徐廣曰一云偃蠖懶○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以隱

融明也燿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

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蠖燿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蓋三本總不司也蘇林云偃音面應劭云偃

背也蠖懶水蟲善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鳩夫豈從蠃與蛭

蟻漢書蠃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蟻也蛭水蟲蟻丘蟻也○索隱曰蠃音蟻漢書作蝦言偃然絕於蟻蟻况從

蝦與蟻蛭也蛭音質蟻音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蠃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構護意也

○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

不如麟鳳翔逝謂歷觀也漢書作歷騫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騫音且知反

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今覽德輝而下

之索隱曰言鳳凰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肉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

增翮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逝而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起則合加動羽

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應劭曰入尺曰尋倍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如淳曰大鱣魚也鱣曰

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

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

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窟脚三年有

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

鄧展云似鵠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雄為

鴉楚人謂之服與錄云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

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

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

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亦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

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日野鳥

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

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

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溪

也幹轉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嬋反變也或曰嬋蔓相連也索

也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嬋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嬋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

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密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沕音勿禍

今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

大兮夫差呂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

被五刑韋昭曰斯李其也傳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

也也古者相隨坐經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在河東太陽縣乃相武丁夫禍

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贛曰糾絞也纏索也

○索隱曰韋昭云纏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纏二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

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

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萬物回薄

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而無常也

今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

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

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

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坱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坱

○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味也○正義曰坱為

郎反軋於點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頤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

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既以陶治喻造化故合散

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千變萬

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

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

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

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

休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正義曰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

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

篔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攢曰言眾懷抱好惡積之於心意真人恬漠

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

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廖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

則逝兮得抵則止徐廣曰抵一作坎駟案張晏曰抵水中小洲也○索隱曰漢書抵作坎同

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

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寶兮養空而游索隱曰鄧展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

若浮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憲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

介憲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介憲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介憲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介憲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介憲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介憲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憲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憲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

以疑之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祚也駟案

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

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

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

梁懷王大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

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

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

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

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

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

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

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

彼其林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

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爽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史記卷八十四終

史記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漢 太史公 龍門 可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學士 河內 司馬 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 理志縣名屬潁川賈音古

正義曰陽翟 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

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 名柱後

立是為孝 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八十五

列傳

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

中男名于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日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

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

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

庶孽孫索隱曰非嫡正之子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及

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

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力財貨也。正義

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

生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

曰君之罪至死若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

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

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

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

承國之業士倉文輔之王一日山陵太子後立士倉用事

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

引領西望欲一得歸于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

歸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太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

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

而太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

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

夫人無子能立嫡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

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

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

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幾望也戰國策曰子孫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孫

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貧客

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

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

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

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

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

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

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

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

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

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

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

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

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

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

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

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

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

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
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
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
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
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
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

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
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
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
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
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
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
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
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莊襄王即

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二尊呂不韋為相國

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

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

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

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

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

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

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懸千金其上延諸

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

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

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

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上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

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

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

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

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

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

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

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

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

○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

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

別葬杜東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

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

萬戶計去此一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

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

後說苑曰嫪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闕釀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寔人子何敢乃與我充

所與鬪者走行台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

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

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

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夫及

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

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

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

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

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

乃飲酖而死

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

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

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

太后

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豈謂

諡列生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

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

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毒

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

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

正義曰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

嫪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

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

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

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奇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史記卷八十五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漢 太史公 龍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

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

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

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

七故云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

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七

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

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

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

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鱗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

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

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

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曷反公羊作餘未次曰

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

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

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

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涓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

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

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

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

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其少援助故云無柰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

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甲士於窟室中而且酒請王僚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

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雖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王僚使兵陳

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

侍皆持長鉞

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

酒既酣公子光

詳為足疾入窟室中

索隱曰詳音陽。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

中而進之

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炙者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

匕首刺王僚

索隱曰刺音七賜反。

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

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

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二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

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故嘗事范中行氏而

無所知名

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

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去而事智伯

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

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

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

襄子最怨智伯

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漆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

漆

其頭以為飲器

字隱曰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

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

用飲者晉氏以為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

漆智伯頭為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

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人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

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

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

若賴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

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

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

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

襄子顧反也邪不定之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

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

索隱曰劉氏云請今為厲啞也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既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

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

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

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

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

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

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

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放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
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
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
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知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
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
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
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畧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
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
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
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
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

懷川濟源縣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父之濮
南三十里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嚴遂字仲子案表
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二年列侯生

文侯文侯生哀侯兄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
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
信事難的據欲使兩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
存故表傳各異也

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
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
以救解是有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

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
隱曰案戰國策作觴

近為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義曰數色吏反

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

夕得甘羹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

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

用為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姬為

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大夫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款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五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

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

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

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

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

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

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

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

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

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

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

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

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

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

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

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

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

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父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榮

索隱曰榮其姊名也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

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

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

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

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

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

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風

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

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

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

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

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

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妾其奈何畏歿身

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

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也言不惜暴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

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

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肅

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卒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

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一年至韓景侯二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

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

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

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

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劔索隱

曰蓋音古臚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

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劔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

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

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

視以攝整之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

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

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

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荆軻嗜酒日與

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

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

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

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

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

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

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

武索隱曰鞠音趨入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

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

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

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此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

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

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

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無言可為心戰又況聞

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

矣索隱曰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

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

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購同購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秦而棄所

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

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

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

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

烈

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

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

曰蔽一作撥一作抹索隱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

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

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

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

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

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

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

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

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

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

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

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

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
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
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
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
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
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
丹燕王意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
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
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
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

其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

關以重利索隱曰關視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

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

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

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

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

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

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

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

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
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

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父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甚厚是也

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

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

見樊於期曰秦之逼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

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胷徐廣曰

日堪音張鷟切○索隱曰堪謂以劍刺其胷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

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徐廣曰搃一作

搃○索隱曰搃音烏革反腕音烏亂反字書作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蒼今

人事不可忍云腐
爛然皆奮怒之意

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
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

焯音灼染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

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

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匕首入不

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

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

和而歌為變徵之聲

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

忼慨士皆躡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

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

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

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

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由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

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

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

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

軻奉樊於期頭由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匣也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

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武陽所持

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

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

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搥其胷

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

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

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

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陳殿下

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

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

提荆軻也

正義曰提姓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劔

索隱曰王劔曰古者帶劔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

故云王負劔

負劔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

匕首以擿秦王

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

不中中銅柱

正義曰燕太子

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

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八人七首不

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

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

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

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

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

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

索隱

曰水名在遼東

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

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

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

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曰賣庸於齊

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鶻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

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父之作苦聞其家

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

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文人召使前

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夫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

夫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一坐稱善賜

酒而高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

故云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

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

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

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煙令失明使擊筑未嘗

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

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索隱曰扑音普上反扑擊也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

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

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

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

此說仍云廐門木鳥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

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

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曰較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彭弟哭弔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史記卷八十六終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

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

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

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傳

一

二

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
 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
 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
 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索隱曰言
 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
 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
 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
 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
 之視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學譬
 眼游取榮貴即如禽獸從有人司而能彊行也故詬
 莫大於卑賤正義曰詬呼而悲莫甚於窮困以處卑賤

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
 也正義曰言議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故斯將西說
 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
 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
 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
 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成大功者在因瑕
 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疆非也昔者秦
 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
 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
 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
 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
 秦孝公

惠文王武王昭王
孝文王莊襄王

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

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

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

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

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

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

溉渠

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各三百餘里以溉

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

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聞於

秦耳請一切逐客

索隱曰一切猶一切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

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正義曰在始皇十年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

夫人勝於秦奚二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二入秦號五段大夫也

迎蹇叔於宋

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

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

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

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

公孫支於晉

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

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

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

外廡索隱曰馱音決馱音提周書曰正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

子曰有二女願得人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

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

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綺之衣錦繡之飾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繪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彼廣曰隨俗一

日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

鏡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

文云甕汲鏡也音於音一及並毛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鏡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

者索隱曰昭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鏡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讓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

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卒用其計

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

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後後無戰攻之患始皇

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

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

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

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音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

紕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

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索隱

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

尊

尊

帝故云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

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

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

下禁之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

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

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

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治離宮別館周

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懷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

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

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

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

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

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

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

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

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蒙恬為將少

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秦將

章斯書曰李斯為秦

正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其年七月始皇

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

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

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

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徐廣

作輜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

事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輿

輶輶其形廣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

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

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

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

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

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

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

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

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

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

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

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

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
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
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
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
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
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
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
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
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
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
深也高曰高固內宦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
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
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
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
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
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
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
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

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

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

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

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

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

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

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小

廢申生立正義曰謂小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身死

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為兵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

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

久中外若一專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

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

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

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

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

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

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

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

羅川縣之邑也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

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

市十公主砒死於社

史記正義曰砒音貯格反。素隱曰砒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

謂裂其肢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

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為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

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

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

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

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

今之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

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

之羹飯土匱徐廣曰啜土釧音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

矣徐廣曰穀音響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

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

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別為鄒氏音角隄防徐廣曰致而股無腓腓皮膚脛無毛

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

不烈於此矣然則無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

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

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

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

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

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

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

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君

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

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
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

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

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
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

雖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此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

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
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

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
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

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
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

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
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疆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

三族雖刑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之可也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

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鑠金百鎰

盜跖不搏者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

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

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

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

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羶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

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壑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壑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

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

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

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

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

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

史記卷八十七 刑傳 十五

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
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
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磨音莫何
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
磨礪於俗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
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
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
瑩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
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

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
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
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
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
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
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
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
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
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
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

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

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

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

索隱曰房音旁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

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

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

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

索隱曰謂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以我幼故輕我也一六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踈趙高因曰如此殆矣

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

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

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

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

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用力李斯不

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

國妄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

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

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

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

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

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

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陛

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

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

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

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

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



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
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
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
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
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
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
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
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
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
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
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
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
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
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
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
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

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
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
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
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魯韓
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
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
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
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
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
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
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
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
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
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
皆妄爲及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
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

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
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
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肅故至
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戈
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
陽令閭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
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
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

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
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

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綏之璽徐廣曰一本

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子誤當爲孫子嬰也子嬰卽位

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

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

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

六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塵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

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
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
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史記卷八十七終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漢太史

命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叅軍河東裴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
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
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
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康五十五年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

皇七年蒙騫卒騫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

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

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

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

衆北逐戎狄收河南

正義曰謂靈勝等州

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

塞起臨洮

徐廣曰屬隴西

至遼東

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

海之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

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

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

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

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

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

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

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

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

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

之敦於事也

徐廣曰敦一作敏

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

道九原

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

直抵甘泉

正義曰宮在雍州

乃使蒙

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澶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

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
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
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
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
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
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
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
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
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

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

曰愈一作俞俞卽踰也音吏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前已囚蒙

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

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口臣

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

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

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生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

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

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

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

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

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

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

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

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

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

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

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

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

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

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

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

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

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

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

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

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且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讖是且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且欲為亂又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及周公且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罪三卿伍即五十六夫欲參伍更議徐莊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莊曰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

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

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

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

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邊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

城亭障澁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瘵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道高燭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終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漢 太史 命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特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命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其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

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

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如淳曰父客素知張耳乃

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

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

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

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

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

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

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

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

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下即餘

命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

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方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

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

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酈晨曰至河秦

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入

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

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
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
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
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
曰范陽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
令徐公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隳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裁李奇

皆為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

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

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

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

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

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

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

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
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
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
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
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
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
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
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邯鄲兵退也又聞諸將爲陳
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

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鄆至陳而王非必立

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音灼

曰介音戛瓚曰方今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

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

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

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

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

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徒繫武臣等家宮中

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

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
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
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張廩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趙九月也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厮
羊傳曰厮役扈養韋昭曰析其新為厮炊烹為養晉灼曰
以解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
作舍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
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
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
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
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

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廩陳澤

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

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

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餘

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廩

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

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廩陳澤先嘗

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

章邯通道三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

日三年十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問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

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

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

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

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

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

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

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

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

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人多為之言

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

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

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

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

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

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

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

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漢王之入關

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

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

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

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

及○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邱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

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徐廣曰韞者臂捍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

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金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

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

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

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厠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

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

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里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

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

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劓亦刺也漢書作刺身無髮張晏云焚灼也說文云燒也應邵云以鐵刺之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

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情相問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情相問

大夫泄公曰

正義曰世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

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

徐廣曰復音輓駟案韋昭曰與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

注云羊筍音峻筍者竹篾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篾輦士器仰視曰泄公邪

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

情寧末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

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

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

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

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

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

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

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

仰絕肮遂死

韋昭曰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

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

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

配也易得尚于中行工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

從張王人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

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

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

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為信都侯

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

謂然諾相信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

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

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

勿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壘

史記卷八十九 留侯世家 三

史記卷八十九終

史記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秦滅魏遷

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

正義王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于放反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九十

列傳

一

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

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

迎魏各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各為魏王徐廣曰元年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

二里本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

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章邯遂擊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

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

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

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

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

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二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

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處

縣東北三十里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

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

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

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之朝日出時也

旦日

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

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錫北擊昌邑

正義曰錫

唐鄭反宋州錫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

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

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

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曰蕭

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

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各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

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

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

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

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城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

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也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界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後為楚正義曰

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彭越復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

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

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乃謂留侯

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

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

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

彭相國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從陳以東傳海正義

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

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

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

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

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

王都定陶

正義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

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

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

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

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

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

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輒勸越反

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 輒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

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犍為縣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

名今為臨邛

西至鄭

索隱曰地理志鄭屬

逢

呂后從長

贊說為是

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

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

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

踐血而行孝文紀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

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

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

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九十終

史記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氏

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字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曰正義曰故六安城在壽

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

一

法鯨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

謂幾近也。索隱曰臣讀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人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所而者語辭也義亦通

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眾共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

布論決受鯨竟麗山作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曰曹輩也

偶類也謂陳勝之起也布廼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

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

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

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

薛正義曰薛古城有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之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

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

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

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

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

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

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

又使布等夜擊

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

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

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

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

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上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

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

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

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

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

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

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

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

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

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
 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
 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
 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
 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
 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
 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
 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
 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
 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
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
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地
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
 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

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曰走音奏向也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

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麟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

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廼使人

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

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

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

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拔下
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
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
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
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適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
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
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

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

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

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

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

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

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

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南王

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



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責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
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疎卽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
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
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
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
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

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監閭城也西取楚正義

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

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計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歸州來國歸

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

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

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

史記卷九十一 田傳 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媼妒媼生患竟以滅國媼音冒媼亦如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云成結寵妾姬媼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媼妬則媼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貴赫與其姬媼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姬媼是媼也。一云男妬曰媼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刑為羽疑

歸父漢杖

貴赫見毀

平致無妄

史記卷九十一終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漢太史

金

龍

剛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主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賤貧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

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

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亭長者生亭之吏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

書惠于五年重修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九

炊薦食

張晏曰未起而牀薦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

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慶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索隱

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於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

正義曰俛音俯伏蒲此反

一市人皆笑

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

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

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

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

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

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
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
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
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
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
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

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
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
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暗於鴟反惡鳥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叱暗噫懷怒氣然不能任
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
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索隱曰嘔音吁漢書作媠媠音鄧展曰媠媠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
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疆耳名
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及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
東歸之兵擊東方
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驕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
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秦說文云檄二尺書
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

所伐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
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中
北出岐州陳倉縣定

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
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
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
彭城而却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

即六國時趙壁也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閉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

乘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注禮猶口正見也

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

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首

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
 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
 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
 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
 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
 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音曰鄙音身死泚上今將軍
 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一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
 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
 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褌衣甘食

索隱曰褌鄒氏音褌美也漢書作美衣褌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
 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
 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
 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
 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
 驛兵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達曰驛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達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
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將向也而後遣



史記卷九十三 項羽傳

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

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

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

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徐廣曰四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貽人

武涉往說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墓在日天下共苦秦久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

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

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

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

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

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

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

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

史記卷九十三

項羽傳

七

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
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
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
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
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
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
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
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燻至風起當此之時
要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
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
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
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助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傷也遂走
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
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
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

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爲

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闕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

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

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

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

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

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

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

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鱉陳

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

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

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

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

張鱉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

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威名而身死亡野獸已

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
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
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
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
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
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
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

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
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
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如今受給魚石罌不過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
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
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彼廣曰踟一作躑也不如駕
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

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

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

將兵會該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

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

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

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

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
亨上曰人告公及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
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
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
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
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為

趙相國將

真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

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
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
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
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
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 信囚欲殺之舍人

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

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

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聽蒯

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

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

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

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

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

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

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

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史記卷九十二終

史記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漢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

將軍河東裴

胤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

文學士河內司馬

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韓王信者

徐廣曰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

信初為韓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公王孽孫也

索隱曰何休注公羊

以為孽賤子猶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

聞之有孽生也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

史記卷九十三

韓王信

列傳

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宗隱曰音墨信數使使胡

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問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

信怒詠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正義曰斬其將王喜信亡

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

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反冒頓謀攻

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

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

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

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

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

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

○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

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氏正義闕氏於連反

又音燕氏音支單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

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

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

曰言姓子不無雜姓也請令疆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

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

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冷王黃等說誤陳豨十

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

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

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

雖有時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

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

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柴陽之事僕不能死囚

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

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彙也今僕有三罪於

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今僕亡

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

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

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

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榮陵○正縣曰滄州縣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榮

名功臣表屬魏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益曰壯傳子至

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

除頽當孽孫韓嫣索隱曰音偃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

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

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頰侯

續說後索隱曰頰五格及又作頰音洛龍頰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

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頰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會復封為龍頰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會紹封龍頰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

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

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

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

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

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

敖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

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

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今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

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

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

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

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

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

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

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

城還迺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

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

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

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

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

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

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

客通使王黃曷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

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

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

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

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止曰陳豨將誰曰王

賈身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賈

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

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

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

命東垣為真定王黃身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

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

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

日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

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顏當歸國

龍顏有功

盧綰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終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漢 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

軍河東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

司馬貞

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故齊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

一

二

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

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發兵元年九月也

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

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

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

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

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

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

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

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

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

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

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

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

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螿手則斬手

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螿一名螿螿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

則致死○索隱曰螿音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

芳伏反螿音雁又音釋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何故不殺且秦

也躡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

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曰齟齬猶齟齬也○索隱曰

齟音蟻齟音紇齟側齒齟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

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

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項王

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

正義曰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而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

共計第九十一
才

自置氣英
泰康之烈
天不交夫
六國
自置氣英
泰康之烈
天不交夫
六國

卷九十四終

